



《巨流河》沖刷出澎湃曲折

2009-10-25 記者 張雅晴 文



齊邦媛2009年所發表的新書封面，鮮紅色代表了血，底圖則是重慶受炮火轟擊的畫面。（書籍來源：天下文化）

從東北的「巨流河」—遼河流到台灣南端的「啞口海」，齊邦媛的一生就像是河流，遠離戰火連天的中國後，從此一去不回，在台灣落地生根。作者以她的一生做為主軸，回憶二十世紀中國那混亂而龐大的時代，仔細描述在那變動的社會中，她所看見的歷史。

大河洶湧 動盪的時代

《巨流河》的作者齊邦媛，民國13年出生於中國東北遼寧，有著一個年紀輕輕就留學日德、一心想要辦學校救國的父親齊世英，讓她從小耳濡目染之下也培養了對知識的熱情與堅持。經歷了對日八年抗戰的變動與不安，齊邦媛一家人帶著父親創辦的中山中學的學生們，從北逃到南，也從北讀書讀到南，她的故事裡反映了整個中國的變動。從九一八事變到東北淪陷，從對日戰爭到國共內戰，那些塵封於歷史課本中的傷痛，在齊邦媛的筆下再次被喚醒。

高中和大學時代，齊邦媛開始了追求知識的日子，以一種超乎常人的毅力來面對學業。幾乎所有當時的學生，都是這樣對知識抱持著無比的熱情，渴望著改變的力量。錢穆到大學講課時，學生半夜摸黑到禮堂等待，手上拿著火把照明，擠滿了整個禮堂。也許是戰火讓他們珍惜讀書的機會，也許是對現狀的不滿產生了以天下為己任的雄心大志，但是這股對知識的熱情之火燃燒到後期，卻轉為對社會主義的狂熱之火。看著教授和學生一起瘋狂於俄國文學和馬克思主義、上街敲鑼打鼓地反政府，齊邦媛因拒絕加入而被友人中傷。在這波學潮的動亂中她明白，知識可以帶來正面的改變，政治卻會無情的毀了一切。日後即使她在台灣有著父親累積的龐大人脈，她也從來沒有讓政治進入過她的生活。

巨河靜流 曲折蜿蜒復返

整本書因為講述的範圍太廣，國家與人民的角色經常取代了作者本身，也讓她對父母、對愛人的感情被壓抑下來。從小她在母親的歌聲中沉睡，即使戰火連天，「蘇武牧羊」、「我的家在東北的松花江上」仍然如河水般嗚咽地流過她的心上，那是家鄉的思念，更多的卻是母親的孤獨。齊邦媛是這樣在孤獨的歌聲中長大的，父親則是在外的遊子，她怎麼也觸碰不到。當她寫到在台灣父親年老時一次次的潰堤的淚水、母親買了一床床棉被卻再也等不到那些逃難的學子，她試圖將這些情感與大時代相連，輕描淡寫父母的相繼離去，掩蓋她深深的愛。

那個時代裡，怎麼能輕易說愛呢？齊邦媛和親如兄長的飛官張大飛用書信交流了七年，連結了天空與土地的距離。直到張大飛殉國前，口袋裡仍然放著她國中時寫的信。男女之情在戰爭與國家的包袱下，似乎微不足道，齊邦媛不敢講愛，她日日以淚洗面，卻只能說崇拜。當齊邦媛接受了台大外文系的聘書時，就正式向二十歲以前的自己道別。此後她對未來不再有幻想，也放下了張大飛帶來的傷痛。直到五十年後齊邦媛回到大陸探親，她還是冥冥之中走到了張大飛的紀念碑前，領悟了緣份的真諦，用自己的方式永遠紀念這段感情。

如果說齊邦媛的一生是這本書的骨架，那麼詩歌文學就是這本書的靈魂。作者似乎想要傾倒她一生的知識與感觸，最後化為詩歌。一篇篇英文翻譯的詩作，有雪萊、有濟慈、有葉惠特，那是她知識的啟蒙，也是日後教學時對人生體悟的化身。這些詩歌在各個篇章中出現，在齊邦媛有所感觸時，取代文字，用更有深度的方式去訴說她的內心世界。在當時，有多少人能夠這樣接觸外國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陳思享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張婷芳 / 人物

的知識，齊邦媛一直感激著她身為女性卻能夠求學的機會，她的一生中與她交往的人，也多半是這些社會上層的知識份子。書中提及的許多人名，都是台灣早期在政界、學界頗有威望的人。

河的彼岸 不朽心靈勞作

雖然對於「家」的定義有些模糊，這些「外省」知識份子把台灣當作是中國文化的延續之地。當對岸在進行大規模的文化革命時，他們燃起了維護中國文化的責任感。齊邦媛的丈夫帶領了台灣鐵路自動化的實施，她的弟弟以記者的身份熱切關注著國家發展，她自己則是在台灣大學、台中一中等校教英文，多次赴美進修，並且開創中興大學的外文系，成為當時中部唯一一所國立大學的外文系。因為深厚的文學底子和教學經驗，齊邦媛加入國立編譯館，開始台灣國高中國文課本的改版大業。踢除了老舊的政治性文章，也加入了所謂的「台灣文學」。

這些改變深深影響了日後讀這些課文的青年學子，政治一點點地被抽離，教育終於回歸教育。齊邦媛繼承了父親的志願，用教育改變社會，甚至英譯了一系列台灣作家的文學作品推廣至國外。但是她對於家的情感，似乎還是繫在中國。書中和她深交的朋友，大都是和她有著相同背景的中國文人，他們生活在台灣，但是對於台灣、中國之間複雜的情感，卻不願意去釐清。齊邦媛到了晚年明白，中國不再是她遙想的中國，只是父親的牽掛和年輕時的記憶。她回到家鄉探親，每日卻是坐在公園高處，望著海水流向台灣。

從中國東北巨流河開始的動盪，沉澱於台灣鵝鑾鼻下方的啞口海，《巨流河》看似龐大的架構，其實只是訴說一個孤獨的故事。齊邦媛說，西方人一輩子都在追求孤寂，她也在追求她的孤獨。齊邦媛花了四年的時間，寫下那些曾經的熱情，寫下那些如同史詩般磅礴的志氣，也寫下了人生最後的蒼涼。最終剩下的，其實只有文字。書本封面鮮紅的炮火伴隨文字，見證這一段屬於她的歷史。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
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，一片澄黃映入眼簾，那既是辛苦的結晶，也既是甜美的滋味。

▲TOP

關於喀報 聯絡我們

© 2007-2014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.

Powered by  DODO v4.0